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(一)

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四八年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948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目　录

1948 年
新年感言 …… (2)
致赵清阁（2 月 4 日） …… (4)
致赵清阁（2 月 14 日） …… (5)
致赵清阁（4 月 7 日） …… (7)
致巴金（4 月 8 日） …… (10)
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 …… (11)
东洋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问题 …… (14)
致梁实秋（中秋前一日） …… (16)
致梁实秋（10 月 12 日） …… (18)

1948 年

新年感言

在圣诞和新年的氛围之中，酒绿灯红之夜，照自古至今的心理习惯而言，人们应该是充满喜乐，充满希望的，然而实际上并不如此！在满天朔风，满地寒雪的当中，饥饿冻僵的人们，口中自然是充满了悲哀，怨抑，和愤激，就是比较饱暖的人们，心中也只是黯淡，失望与肃索。最可惨的是这种情形太普遍了，全世界上几乎没有几个角落，能逃出这“饥寒”的压迫！

席卷全球的战争，造成了普遍的不安；工业的停滞，食粮的减少或断绝，物价的飞涨，失业的指数日益增高，在凛冽寒冬的几个月里，更造成每日盈千累万的死亡！

听着窗外怒号的朔风，在温暖的衾被里，有几个能够熟眠？看着道旁颤抖匍伏的贫民，在丰盛的筵席上，有几个能够吃饱？

我们耳闻目击的眼前和海外的一切，都使我们失望，使我们悲哀，使我们愤慨……但是一切事物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以前，我们仍须尽着最大的努力。我们要在广大的急需帮助的群众中，挑出我们认为要最先援手的对象。

我们要帮助无辜，天真，而前途充满了责任与希望的儿童。前人掀起的战争，造成了他们的无家，饥饿与死亡，尤其是被侵略国家的儿童，他们是加倍的不幸。我们要对他们伸出热烈的手臂。我们微薄的力量，也许不能使他们普遍的温饱，我们希望因着小小的物质上的帮忙，可以略予他们以补充，休息的效果。

我们要帮助含辛，忍痛，没有战争责任而备受战争的痛苦的妇女，尤其是被侵略的国家的妇女，她们的父，兄，夫，子被杀戮，她们的家庭田园被破坏……战后的她们，仍在咬牙忍受的挣扎奋斗，来渡过战后种种的难关。我们也特别要帮助她们，物质上，精神上，帮她们来负担，来整理，来建设！

东京华侨妇女会，正在计划着这种工作，我以十二分的敬意，来恭祝她们的成功！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）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信收到了。旧历除夕，你不知想怎么玩法？——版税代取，谢谢。请交一百万给三嫂，她会给你打电话。其余的二十一万，不知能不能或够不够给你自己买一瓶酸酒，几枝梅花、在除夕夜里，浇一浇块垒。我们这里毫无准备，大概我是一个无家的人，在此吃一顿了事。大妹好了，长的飞快，邮票我还有，要的时候再和你要。信内梅花拜领。我窗前红梅也快开了，开时照相给你看。常来信罢。希望你新年快乐。

冰　心

四八、二、四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废（农）历正月初八信到得很快，十分喜慰。春联寄来我看看！你们新年如此热闹，这边就差远了。我们家里已经开火。楼下一家已搬走。日本下女只会煮饭，我自己就下厨房做菜。给业雅知道，要笑掉了牙！然而一家三口，也只好这样将就的吃。小妹还吃胖了。每顿两菜一汤，敷衍了事。这里每月配给八斗米，一袋面，四斤花生油，糖盐各三斤，每日菜蔬和鱼少许。所谓菜蔬者，就是萝卜白菜，间或有菠菜。肉和鸡蛋自己买黑市。看报上海物价又高涨，不知大家如何过法，你在联华拍电影（按：应为“大同搞电影”）甚好。新任第四组长郭心崧还未来日，你事也耽误！你若不愿意来两年半，我可同他们商量看。你说要等我回国，也是一种办法，不过不知参政会几时开？最好是在四月以后，因为文藻在三月底至四月初要到美国去演讲，要一个月才回来，那时我要游历西京、奈良、日光，看古迹、樱花，有小妹在此，若文

藻不在，我就走不开（最好是五月以后开参政会）。印度方面已电辞不去，明年再说罢。这里生活，说不上来，忙得要死，为日本人卖命，再管管家，做做厨房。但一个人独在的时候很多，时时也感到寂寞。唯一好处，是多看新英文书。这里有多少书，是中国看不到的。听说业雅心情较好，极慰。她还未有直接信来。请代问一樵好，他信和电都收阅了，不知文藻复了没有？请代问他，一泉替我们北平孩子带鞋和衣服，已带去了没有？我给慰国一个日本娃娃收到没有？代问端木好。他要日本什么东西，我回去时带去。这里托人什么都不方便，因为人坐飞机，份量有限。请他们有机会赶来看樱花罢。此信赶托人带，匆匆不尽，祝好

冰　心

四八年二月十四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正在盼你的信，怕你有什么病痛，许久不得来书了，今天收到手札，十分高兴！信内三朵梅花也收到，仿佛比日本的醇厚的多，颜色也深。——提到老舍作品，他原说是送大妹的，不过我想要他送就是“剥削”他的版税，所以请你代买。现在大妹盼着书的来临，请家璧交办事处乔选士速转，也许快些。她已起床了，胖得像个娃娃。一星期后再去照 X 光，看看是否已痊愈。《无题集》精装本还未收到，你知道这些书籍，要等船来，飞机是没有人肯带回。这两天真是春意浓得不得了！据说樱花到处开遍，我还未去看过，因为大妹去年不住在这儿。今天下午想陪她去看上野公园和青山墓地的花。你说上海尽阴，这里却晴了两三天了。人家本来比我们乐观嘛！我们心情都坏得很，因为听得多，四面八方的，觉得苦闷。我们这里找人谈容易，各国的。看宣传品也容易，也是各国的。人家唯恐你不看，我们是越看越糊涂。国内对于

“蒋推胡”的反响如何？是否一线的光明？这消息连大妹都兴奋。听说一樵碰钉子，详情如何？怪不得许久不得他信。——文藻在两三月前，有封长信给他——这人太活动，总是坐不住。业雅也有信来，说是梦见我，又难过了。这人也可怜。照说环境不能算坏，比她不如的人有多少？所难的是内在的空虚别人也无能为力。白薇信已阅。我倒不大知道她的家境，你看这信怎样复法？你问我写东西没有，我倒想写，只是心里乱得很，以前的想法看法，似乎都碰了壁，都成了死路。实际上人生，似乎是卑鄙、残酷、狭仄、污秽。我一向只躲在自己的构象里。这构象似乎要打破，才能痛快的写。——你不要太忙了。佛西让你教什么？问他好。放园去找你谈谈也好，这老头子也是苦闷的很。匆匆。

冰　心

四八、四、七

再启者：信刚写完，收到精装《无题集》还有农历，内中还夹着一封信，两本书，谢谢。但以后有信千万别夹在书里，信快书慢，这信足足走了二十天！二十一万居然买了花和酒，真便宜！上次去“江之岛”，给你买了一个贝壳镶的打火机，（很别致好玩的）一有便人去沪，就带去给你。阴历除夕，（日本人不过阴历年）每人的同人来吃了一顿，掷了骰子，

大小妹得了八百元日金的压岁钱，第二天没有事了。

你一边教书，一边写作，别太忙了。

致 巴 金

巴金：

您送的那些书，是去年我自己带回来的。您十二月十七的信，到今天才覆，（给黄×生题的字附上，请转交），真是太对不起了。生活又忙又乱，同时心情也不太好，觉得写信也没有话说。我想这心情是普遍的，国内外朋友的来往信件内，没有一个兴高采烈的。如何是好？您计划的那长篇，开始了没有？我忙些家务，俗事，不过文藻身体，今年比去年好，孩子们也健壮（大小妹在东京，宗生在北平上学）。这里正在开樱花，我始终不爱它，觉得它给我的印象，是单薄，黯淡！昨天我们去青山墓地和上野公园，都有日本人喝醉了在大哭，匆匆。

问太太和孩子好。

冰 心

四、八、（1948年）

（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）

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

抗战的八年间，中国的文艺界决不是停滞的，当时的文艺作家是非常活跃的。抗战初期，华北、上海、南京相继陷入敌手，作家们也陆续随着政府向内地转移。有的人逆长江而上，从汉口赴重庆；有的人向北走从陕西进入四川；有的人从广东去重庆；还有的人从香港绕道越南去昆明。当时的昆明、重庆、桂林就成为文学上三个重要的中心。这些人中有老舍、巴金、茅盾、郭沫若、田汉、沈从文、苏雪林、冯沅君、曹禺、赵清阁、洪深、凌叔华、袁昌英、臧克家、徐迟以及其他很多作家。

强烈的抗战热情激动着每个作家的心。与此同时，流浪与转徙，痛苦和艰难的环境，还有从未经历过的数千里的长途跋涉，从西北的古道过剑门关；从西南的水路过三峡，都是他们未曾见过的异境天地——这些经历都给予他们很丰富的创作素材。

在内地城市，不论哪个地方都组织成立了“文艺界抗敌协会”，各种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陆续刊

行。战争期间，纸张非常少，质量也差，印刷也常常由于遭到炮击而耽误。尽管如此，文艺刊物并没有休刊，而是继续刊行。例如，重庆文艺界抗敌协会出版的《抗战文艺》等，就是最漂亮最充实的月刊杂志。

就每个人的创作而言，戏剧的创作最成功，收获也最大。曹禺的《蜕变》、《北京人》、《家》；老舍的《国家至上》、《面子问题》；茅盾的《清明前后》；郭沫若的《屈原》；赵清阁的《此恨绵绵》等剧，都上演过并获得好评，演出者的水平也有惊人的进步。在重庆，一到十月份就进入雾季，敌人停止轰炸，是开展戏剧活动的旺月。

长篇小说比较少。因为作家的生活不安定，所以不可能安下心来写作。可是，短篇、中篇小说和散文、诗却分外地多。例如老舍的《火葬》、《贫血集》；巴金的《憩园》、《小人小事》等等。此外，因为现在手头上没有书，想不起来的作品还很多。

我在抗战期间，不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都是住在郊外，又由于我的健康和家事的关系，同文艺界的人们接触不太多，所以，不知道详细的情况。我给中国文艺界的朋友们写信，请他们以“抗战八年间的中国文艺界”为题写点什么。就我自身而言，我认为这八年的抗战给予文艺界的影响，正和二十九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，是警钟，是兴奋剂，在文艺的土地

上撒下了很多优良的种子。我相信战后的生活安定下来以后，战争时期被埋没的、被隐藏的很多作品将会陆续发表出来。

（刘　平译）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，原为日文。）

东洋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问题

东京民报的记者来，让我谈谈东洋的民族问题，然而对这个问题，我实在是没有什么研究。如果一定下笔，我只能就现在自己遇到的难题谈谈想法，这就是语言文字问题。

我来到日本已经二年了，很多日本人问我对日本的印象，以及多数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理解。

非常惭愧，因为我不懂日本语文，不能直接读日本的书报，也不能同日本人直接对话。我只能读一些中、英文的有关日本的书报，同能讲中、英语的侍女谈谈话。因此，我的理解和认识非常乏味，而且非常有限。

不仅是日本，东洋的语言——印度、朝鲜、越南、缅甸等的语言也都不懂。因此，我与我们东洋民族之间隔着一道道的墙，很难交换什么信息。

东洋和西洋的民族，因为文化背景不同，认识和判断也不一样。因此我对于西洋的有关日本的书籍，也不能完全绝对信赖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